

佛法興起與印度的時代文明

(一)古印度時代的文明

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第一章 第一節

釋迦牟尼（簡稱「釋尊」）誕生於印度，為人類開顯了真理與自由的光明。釋尊的出現人間，有他的**時節因緣**。

印度文明的開拓者，是西方移來的**阿利安人**。**古印度文明史**的開展，通常分為三期：一、殖民於**五河地方**時期，二、移殖於**恆河流域**時期，三、**開拓南方**時期。

恆河時期，約從**西元前十世紀**起，為印度文明的燦爛時期；這又可分為三期。

一、**阿利安人向南移殖，以拘羅為中心**，是婆羅門教所說的「中國」。教典方面，先集出古代傳來的讚歌『梨俱吠陀』，『娑摩吠陀』，『夜柔吠陀』——**三吠陀**，吠陀 Veda 是用於祭祀的讚歌。對祭祀儀式的規定，祭式及讚詞的意義，作更詳盡記述的成為『**梵書**』。那時的教義，確立了**婆羅門教三綱：吠陀天啓，婆羅門至上，祭祠萬能**。1「吠陀天啓」是古代傳下來的宗教讚歌，看作神的啓示。2「婆羅門至上」是神的啓示，分人類為**四種階級**：祭司的婆羅門，武士（王）的刹帝利，自由工商的吠舍——都是阿利安人，享有宗教的再生權。非阿利安的原住民，成為被奴役的首陀羅，死了完事，名為一生族。嚴格的階級，出於神的意思；作為祭師的婆羅門，地位最崇高。3「祭祠萬能」是：神與人的關係，依於祭祠，祭祠為宗教的第一目的。進而以為：天神，人，世界，一切因祭而存在；天神也不能不受祭祠的約束。此外，一般人民的低級信仰：息災，開運，咒詛，降伏咒法，後來集為『**阿婆婆吠陀**』。

二、**阿利安人漸向東移殖，恆河中流**出現了**毘提訶王朝**。不是純正的阿利安人，有悠久的王統傳說。那時拘羅中心的婆羅門，著重於祭祠的事相，努力使他通俗化；而恆河中流，受阿利安宗教文化的熏陶，開展出新的文化——古奧義書。

那時，苦行與隱遁者漸多，不再從事形式的祭祀，為衣食勞心，而專心於禪思。這種似乎消極的學風，不但哲理深入，更有不受祭祀束縛的積極意義。奧義書的勃興，由王家領導思想，「婆羅門至上」，不能不退處於受教地位。奧義書重視真我的智識，祭祀已不再是萬能，吠陀也不過是名目的學問，與真我無關。

奧義書的重要建樹有二：一、真心的梵我論；二、業感的輪迴說。

1 從『梨俱吠陀』的創造讚歌以來，一元傾向的創造神話，經理論化而成宇宙的本原，神秘的大實在。在奧義書中稱之為「**梵**」；如顯現為人格神，就是**梵天**。有情生命的本質，稱之為**我**。在生死歷程中，人類似乎是迷妄的，虛幻的；然探索到自我的當體，與真常本淨的梵是同一的，所以說「我者梵也」。

2 至於**業感輪迴說**，是在生死相續中，依自己的行為——業，造成自己未來的身分。

奧義書的業力說，與真我論相結合。「我」為自身的行為所限制，從此生轉到他生。對照於自我的真淨妙樂，加倍感覺到人生的迷妄與悲哀，因而**促成解脫思想的隆盛。**

真我論，為吠陀文化的開展；而業力說卻是時代的新聲，是不公開教授的。業力與真我相結合，而後隨業輪迴；首陀羅人如此，阿利安也如此。反之，如依智而悟真我，首陀羅也能入於不死的梵界。

奧義書的精神，顯然存有**革新婆羅門教**的意義。這是阿利安人文化到達東方，展開溫和宗教革新的前奏。

三、毘提訶王朝沒落了。約在西元前六世紀初，恆河南岸，以王舍城為首都的摩竭陀，建立尸修那伽王朝。摩竭陀也是毘提訶族；而恆河北岸，形成小邦自立。恆河兩岸，雜有非阿利安人的東方，受阿利安文化影響，展開思想的全面革新，這就是反婆羅門的沙門文化。

沙門，本為婆羅門教所規定的，再生族晚年，過著林棲與隱遁期的名稱。東方不受婆羅門教的限定，不問階級，老少，都可過沙門生活；因而遊行乞食，從事宗教生活的沙門團，流行起來。**沙門團很多，著名的有六師：**富蘭迦葉，末伽黎拘舍羅子，阿夷多翅舍欽婆羅，鳩（羅）鳩陀迦旃延，散惹耶毘羅梨子，尼乾陀若提子。**六師的共同傾向：**

(一)、分析人生（宇宙）的要素，大抵是二元論的，是機械的「積集」說。

(二)、論到事物的認識。新宗教的思辨，多少了解事物的相對性。

(三)、論到行爲的善惡。六師的宗教生活，是修定主義，苦行或是任性的隨緣，以求人生苦迫（現生或來生）的解脫。

神意論者，定命論者，無因的偶然論者，道德的引起懷疑，行爲又或苦或樂趣於極端。
時代的思想界，活躍而陷於混亂。釋尊適應這一情形，在理性與德行的基礎上，後來居上，建立實現解脫的正道。

(二)佛法對古印度文明的抉擇

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佛教之興起與東方印度(九 釋迦的真諦)

釋迦牟尼創設的**佛教**，爲東方新宗教的大成功，給人類尤其是**亞洲**非常的影響。釋尊的佛教，自有獨到的深見，然也熏陶於印度的文明，需適應印度文明。他攝取精英，吐棄糟粕；從中看出釋迦的真諦。

(1)對於傳統婆羅門教

(A)否定的

對於西方傳統的婆羅門教，釋尊的說教雖是溫和的，而實**幾乎全部否定**。¹釋尊**否認**傳說**吠陀的梵天**，即從根本否定一切。關於**創造神話**，釋尊稱爲「尊祐論」，不免影響人類的努力與責任心。重天輕人的思想，以爲天上不過是長壽富樂，他的前途只是沒落。不能進求真理與自由的享欲，實值不得羨慕。「人身難得」的名句被提出。「人間，於天（神看來）則是善處」。「諸佛世尊，皆出人間，非由天而得也」。明確的讚歎人間的優越，引導人類從**求生天國**的思想中解放出來。這傾向必然到達反他力的結論；祈禱天神等於投石水中，站在岸上祈求，妄想大石的浮起來。人的前途，決於自己的行爲（業），決不因天帝與祭師的祈禱而有所改變。

²婆羅門教的**祭祀萬能**，特別是**血祭**，釋尊是反對的。

³《阿闍婆吠陀》以來的**咒法，占卜星相等一切迷信**；釋尊的見解，這純是無知的迷信。

總之，因神權而引起的祭祀、咒術，給予徹底的廓清。假借**神權**而確立的**四姓階級**，以爲只是**社會的分工**，無所謂優劣。假託神權的階級制，這種人爲的階級制，沒有接受的義務。

(B)融攝的----有關人生道德

相反的，婆羅門教的積極成分，即有關人生道德的，釋尊盡量融攝他，使他從神祕的宗教與不平等的階級中解放出來。

如《家庭經》、《法經》、《摩訶婆羅多》等，都重視國民的道德。他們稱之為「法」，即「達磨」。法，是人生正常的生活；社會習慣，善良風俗，凡合於正確的軌律，都是法。

正法中心的佛教，重視人生道德，破除神權與人為的階級，實與西方系有共同傾向。如**五戒**（佛教特別禁酒），**十善**等是「世間常道」。

釋尊繼承阿利安人的寶貴傳統，還巧妙的淨化他。1 婆羅門教的祭祀，要用**三火**，佛也教他們**供養三火，供養父母名根本火，供養妻兒眷屬名居家火，供養沙門婆羅門名福田火**（雜阿含卷四·九三經）。2 他們**禮拜六方**，佛也教他們拜六方，是親子、師生、夫婦、朋友、主從、宗教師與信徒間的合理的義務。這些，肅清神教的祭祀儀式，把人類合理的生活，確立於社會的正常關係上，實為根本佛教的特色。

(2)對奧義書思潮的認同與批判

(1)理性思辨與直覺悟證

奧義書思潮的理性的思辨與直覺悟證，為佛教解脫論的重心。然因深刻的了解，所以能徹底的批判。

奧義書以為自我是真常的，妙樂的；釋尊卻說：「**無常故苦，苦故無我**」。自我的錯覺，正是生死的根本。因為從現實經驗出發，人不過是五蘊、六處、六界的和合相續，一切在無常變動的過程中，那有真常妙樂的自我？出發於經驗的分析，作**理性的思辨**，再作**直覺的體悟**；所以說：「**要先得法住智，後得涅槃智**」。重視經驗的事實，佛教與奧義書分流。

(2)輪迴說

輪迴說，原則上接受。但初期的業，側重**善惡的行為**；關於業的體性，還少考慮。

(3)苦行與瑜伽

奧義書時代流行**苦行與瑜伽**。傳說釋尊修學時代，曾從阿羅邏伽藍摩、鬱陀迦羅摩子專修瑜伽，繼而捨棄；又專修苦行六年，又捨棄；然後到佛陀伽耶自覺成佛。這明顯表示不滿。

瑜伽或禪定，為攝持身心，以達內心澄靜的直觀，為證悟的重要方法。修習禪定，每能引

發身心的超常經驗；然易走上**神祕的迷信，誇張神通**的流弊。釋尊把他安放在正確的見解，純潔的行爲上。解脫不一定要深入禪定；慧解脫阿羅漢，是不得深禪的；當然也沒有神通。即使修得超常的經驗——六通，也不許「向未受戒人說」。如虛偽宣傳自己有神通，就犯波羅夷罪，要逐出僧團。總之，釋尊深入奧義書與瑜伽，認識他的長處，更能了解他的危險，所以採取精意，又能防範他。

(3)與東方新宗教的同異

佛教的真精神，如**注重現實經驗**；重視變化；尊重自由思考；主張種族平等；反對吠陀權威，這些，都與東方的新宗教，採取同樣的立場。然也有不同：

一、**抨擊極端的縱欲與苦行**，倡導不苦不樂的中道，為釋尊徹始徹終的教說。

二、「**命則是身**」的唯物論，「**命異身異**」的二元論，加上「**色（心）是我，無二無異，常存不變**」的梵我論，一一加以破斥，代以**不落兩邊，無常無我的緣起論**。

三、新思想的缺點，在破壞舊的而不能確立新；見到變動而不能見到變動雜多中的條理，不能確立崇高的理境，傾向於庸俗的功利的世界。釋尊起來糾正他，指出**真實的事理，中道的實踐，究竟的歸宿**，給以「**法性法住法界常住**」的性質，也就是**真理與道德的建設**。

釋尊從自覺獨到的境界裡，綜合東西印度的文明，加以洗鍊，完成折中東西的新宗教。